

—
臥室
—



拼圖， 或者婚禮

顏色和花紋，各從其類。
光澤和氣味，各從其類。

雜亂的碎片開始

從邊緣

一片片拼接，向內

緩緩舒展

那是

說故事的人

以精巧的手指

所布置

——一幅星期六下午的風景畫

有教堂，有光，有紫色的情人花。

祂剪下

我的過去

你的未來

拼進一首祝歌裡

：妳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你是我

疾病與疼痛座落之處

眼神，頰上停留的淚水，

露齒而笑。

生命的鋸齒緊扣如十指

因為說出口的

三個字

複雜也變得

簡單了

產房手記

一種半倒立的姿勢

雙腳

套進不鏽鋼環

若是兩手撐地

就可以像體操選手

翻身彈起 接受掌聲

但畫面凝結在

完美落地的

前一秒

持續了數小時。

疼痛，疼痛，痛

自身體底層痙攣

裂開地表

「先別用力」教練們聳聳肩。

我尖叫——

岩漿蓄勢待發

指揮官下令：「現在！」

一枚魚雷射出

（為什麼不像按一個鈕那麼簡單？）
炸開響亮的哭喊

歡慶的樂聲

他們撫弄 擦拭

把額頭印著血跡的嬰孩

別在我的左胸

他吸吮一顆鬆弛的汗珠

赤裸的孩子啊

我苦難與喜樂的勳章

正如當年亞當

睜開疑惑而惺忪的雙眼

不明白宇宙

因最大的神蹟而震驚

* 詩名襲自美國詩人林妲·派斯坦 (Linda Pastan, 1932-) 〈Notes

from the Delivery Room〉一詩。

夜遊

痛醒時

胸口溼了一片

乳腥味

夜沁涼

我的兩乳腫脹滾燙

汨汨的奶水從夢的邊緣擠出

等你醒了熱著喝

剩下的冰凍

在你漸漸孤獨的日子裡一一拆封
加溫

我來回穿梭水槽

冰箱 紫外線消毒鍋

意識的走廊

窗外的黑暗淡了

也有鳥輕輕叫著

丈夫仍熟睡

我在夢的外頭

獨自遊走

像從前寫詩時那樣

晨歌

朝露的氣息，這是地球
半夢半醒的呼吸，這是
母親。

整個晚上守護你的鼻息
像泌乳的月亮

你眼睛的深井，尚未裝進淚珠

——仍在上帝珍藏的皮袋裡
世界

一片渾沌

用摟抱與親吻，分開晝與夜

不曾踏過泥濘，半透明腳掌

輕輕踩著空中的土地

指甲柔軟——掌窩裡緊擁的白羽毛
不須抓取食物，情誼，甚或

時間。

晨起，歷經小死亡的行星展開新生

你甦醒：微暗，微亮。

嘴，單單尋找母親

時起時歇的哭聲中，語言揮舞它的手勢

血液在你皮膚下流動

生之花在你臉上綻放

* 詩名襲自美國詩人希薇亞·普拉斯 (Sylvia Plath, 1932-1963)

〈Morning Song〉一詩。

臥室

新婚時同被相連

纏綿但

總有人打噴嚏

兩條被

雖然厚此 薄彼

話題可以伸長了腳再

說笑吐氣

也會裹起自我像兩只不相干的蛹

羽蛻艱難

棄甲才能倖存

共舞

我的鼻塞 你的打鼾

扭開半邊的燈

又怕你的夜半太亮

拎起故事

跨過巨大的沉睡

抵達漆黑電影院裡的螢光出口

握緊票根 同享異夢

與你

無論離天亮

有多久

